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

中國騎兵戰史資料

軍事委員會軍訓部

後漢騎兵戰史

前漢騎兵戰史

漢趙井陘戰役

一、戰爭起因

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漢王欲乘機討伐，乃遣使者傳書諸案共同擊楚，爲義帝復仇。使者至趙，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似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餘乃遣兵助漢。

後漢王敗於彭城，西守滎陽，陳餘覺張耳在漢不死，怒漢王隱詐，由是復背漢。斯時韓信既定魏，欲北學燕趙，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引兵東北擊趙代，破代後，便思東下井陘擊趙。著名之井陘背水戰，於是揭發。

二、趙軍之抵禦與李左車之諫議策略

高祖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徑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謂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師後爨，師不宿飽。今井徑之道，車不得方輒，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簡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鬥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否則必爲二子所擒矣。」成安君嘗自稱義軍，不用詐謀奇計。因曰：韓信兵少而疲，如避而不擊，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矣。遂不用廣武君之策。

三、韓信之戰鬥指導與部署

韓信兵發後，使人間視（間諜）還報，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大喜，乃敢引兵進出陰路。未至井徑卅里止營。夜半傳令，其要旨如左。

1. 令騎兵二千人各持一赤幟，從間道依山隱蔽而望趙軍。俟趙軍空壁逐我，即疾入

趙壁，拔趙旗立漢赤幟。

2. 令萬人先行，作背水陣。

3. 令副將傅餐曰：「今日破趙會食。」

右令下達畢，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信曰：「趙已先據形勢之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吾前行，（即夜中派出之萬人）恐吾至阻險而還也」。平旦，信隨率主力樹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進迫趙壘。

四、戰鬥經過

趙望漢軍出背水陣，（先派萬人）皆大笑，及見大將旗鼓，（認主力到達）遂開壁擊之，（攻勢轉移）大戰良久，於是信與張耳作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奪漢軍遺棄之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因退路皆無，軍皆殊死戰，不可敗。

斯時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見趙軍空壁逐利，遂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既不能勝，又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見壁皆漢赤幟，乃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前後夾擊，大破趙軍，斬威安君於泜水上擒趙王歇。

周亞夫平定吳楚之叛

一、七國叛變之起因

初孝文時，吳太子入侍皇太子，被殺。吳王慍。由是稍失藩臣之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繫治驗問吳使者。吳王恐，始有反謀，乃卽山鑄錢，煮海爲鹽，賞賜閭里，歲時存問，他郡國吏，欲來補亡人者，公共禁弗與，如此者四十餘年，愷錯數上書，有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問。及帝卽位，錯又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却，詐稱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當改過自新，反益驕溢，卽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乃令削藩。及楚王戊來朝，錯因言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

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前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遣使說楚，共同起兵，楚王允諾，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反漢。

二、戰前七國之態勢

年(西歷

年)

月，漢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吳，吳王遂先起兵，

誅漢吏二千名以下，連絡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六國之師，共同反漢。後齊王悔，背約城守。膠西王膠東王爲渠率與菑川濟南共攻齊，圍臨菑(齊都)。趙王發兵住其西界，待楚吳俱進，北使匈奴約與連兵。

吳王悉其士卒下令皆發，凡廿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大車遂起於廣陵，()將發，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請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不許，大軍

遂西涉淄。發使遺諸侯，書罷錯罪狀，約合兵誅之，因并楚兵共攻梁破棘壁殺數萬人。乘勝而前，銳甚。梁王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士卒皆還走，梁王城守睢陽，（急切不下。吳少年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若漢中車騎至，馳入吳楚之郊，事必敗矣」。吳王又不用，大軍遂拘留於睢陽。

三、漢師部署與亞夫擊敵方策

上聞七國反，乃拜中尉周亞夫爲太尉，將卅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郵寄擊趙。將軍欒布救齊，復召竇嬰拜爲大將軍，使屯滎陽，監齊趙兵。

亞夫奉詔言於上曰：「楚兵輕剽，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且

行，必置間人於殺澠院隕之間。且兵事尙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大軍安抵洛陽，使吏搜殺澠間，果得伏兵，乃使趙涉爲護軍。亞夫由滎陽引兵東北壁昌邑。(梁地今)

四、戰鬥經過

亞夫兵至昌邑，判斷敵氣方殷，不可輕犯。下令構築營壘，堅壁不進，以避其銳。使弓高侯等將輕騎兵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糧道，待其飢疲，而後乘之。斯時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條侯(亞夫)求救，亞夫不許。上使告條侯救梁，亞夫亦不奉詔，仍堅壁不出。梁急困之下乃使中大夫韓安國楚相張尙弟張羽爲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城守方得保全。

吳久攻睢陽不下，欲西則不敢，乃走條侯軍會下邑(梁國屬)

(欲戰條侯。條

侯擊不肯戰。斯時亞夫所派騎兵早已遮斷吳楚後路，吳糧絕卒飢，屢次挑戰，亞夫終不出。吳使間者混入漢營，條侯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有云吳犇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吳精兵果犇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兵多飢死，叛散日衆，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夜亡走。楚王成自殺。大軍潰亂往降亞夫及梁軍，吳王濞走丹徒，收聚亡卒，保東越，後爲東越殺，吳楚遂盡滅。

鎮上郡李廣百騎却胡師

孝景時漢與匈奴失和，匈奴常寇邊擄掠。邊無寧歲。中六年（西歷

年）六月

匈奴復寇雁門，至武泉入上郡（

）取苑養馬（指牧馬處），吏卒戰死者二千人，時

隴西將軍李廣爲上郡太守，聞寇警，常率百騎遠出偵巡，突與匈奴數千騎遇。匈奴見廣軍少，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陣。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進。令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遂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陣二里所止。復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

衛青霍去病征匈奴戰役

一、匈奴擾邊與漢出師之策劃及部署

武帝時漢胡仇仇，爭戰不休。比歲漢均發十餘萬之衆以擊胡。胡藉其飄泊騎兵之特性，屢乘漢隙以寇邊。殺伐連年，邊無寧日。

元狩三年（紀元前

年）秋，匈奴復由右北平（

）及定襄兩路入寇，每

路各數萬騎，殺掠千餘人，邊塞振驚。上得報。詔諸將議曰：「匈奴恃信爲單于計，（元朔六年信降單于教單于益北絕漠以誘罷漢兵微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常以爲漢兵不能渡漠輕留，今乃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因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私負從馬復四萬匹，出塞征討，步軍轉者踵軍後，又數十萬人。凡敢力戰深入之士，皆隸屬於票騎將軍去病，使出定襄以當單于。後得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去病

出代郡。(

令大將軍青出定襄)

以郎中令李廣爲前將軍，太僕公孫賀

爲左將軍，主爵都尉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曹襄爲後將軍，皆歸大將軍衛青統屬。於元狩四年(紀元前)春，大軍進出塞外。

二、匈奴之抵禦方策

匈奴偵知漢軍大至，乃召集將佐亟謀抵禦之策。時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渡漠，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單于用其謀，乃決心拒敵，下令如左：

1. 令輜重悉數遠北以防漢兵之劫取，與遲滯軍事之行動。

2. 令精兵佈陣漠北，以抗漢師。

三、戰鬥經過

大將軍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令徙前軍廣并與右將軍食其軍，使出東道，

自率精兵與新失侯之公孫傲以擊單于。及渡漠，見單于兵陣而待，斯時大將軍乃作如左之處置：

1. 令武剛車自環爲營，以防胡騎之衝突。

2. 縱精騎五千往當單于。

匈奴見漢騎出，亦縱萬騎來會。此數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乘機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見漢兵多而士馬尙強，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乘六騾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擊，殺傷大當。漢軍左校補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主力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補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留一日悉燒其城餘粟而歸（戰鬥經過如附圖）前將軍廣與右將軍食其軍，無導，惑失道，不及與單于戰。

粟騎將軍去病所統騎兵車重，與大將軍等，惟無裨將，去病乃以李敢爲大校當裨將